

〔苏〕尼·法捷耶夫 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问题研究所 译



经济互助委员会

经济互助委员会

(苏) 尼·法捷耶夫 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
贸易问题研究所译

(内部发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Н. В. ФАДДЕЕВ
СОВ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ВЗАИМО-
ПОМОЩИ XXV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Москва—1974

经 济 互 助 委 员 会

(苏)·尼·法捷耶夫 著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

贸易问题研究所译

(内部发行)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375印张 274,000字

1977年10月第1版 197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0

统一书号：4166·036 定价：1.25元

译 者 的 话

“经互会”秘书尼古拉·法捷耶夫，利用纪念“经互会”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机会，在一九七三年写了一本专著《经互会二十五年》(译出时改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全书共分十二章，并附有“经互会历届会议大事记”，于一九七四年由苏联经济出版社出版。

众所周知，“经互会”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但本书作者却站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立场，大肆宣扬“经互会”的所谓“成就”，为苏修一手操纵的“经互会”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并对苏修在“经互会”推行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行径作了根本歪曲。书中对“经互会”的宗旨和原则、“经互会”的组织机构，以及苏修推行的“经济一体化”、“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所谓“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等都作了较详尽的介绍，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材料。现在把它翻译出来，供我国有关单位和同志们分析、批判苏修有关问题时参考。

原书附有“经互会历届会议大事记”，写到第二十七届会议为止。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补充了第二十八届、第二十九届和第三十届会议的材料作为附录放在书后。

此外，原书中有些段落恶毒攻击和诬蔑我国对外政策，均删去未译；有个别内容重复的地方也作了删节。

1976年9月

4/12/1/03/03

“经互会”——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 新殖民主义的工具

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成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原是苏联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经济合作和贸易联系的国际经济组织。参加的国家有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六国。阿尔巴尼亚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参加（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经互会”第十六届会议，在苏修操纵下非法把阿尔巴尼亚排斥在会议之外，从那时起，阿尔巴尼亚停止参加“经互会”的一切活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和古巴先后于一九五〇年、一九六二年和一九七二年加入“经互会”，目前共有九个成员国。

自从苏修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以后，对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对外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经互会”也蜕变为苏修新沙皇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御用机构，成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剥削工具。

但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的作者尼·法捷耶夫，在这本书中却大肆宣扬“经互会”的性质、宗旨和原则，是什么“尊重主权”、“完全平等”、“自愿原则”、“互利互助”、“不干涉内政”、“国际主义”等等。这一伙社会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正是谎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政治骗子。我们不禁要问：

一九六一年非法排斥阿尔巴尼亚于“经互会”之外，是

符合“自愿原则”吗？！

一九六八年苏修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尊重主权”吗？！

一九七五年苏联将石油价格提高一倍多是“互利互助”吗？！

苏修强迫“经互会”其他国家按照它的需要改组本国的经济结构，是“不干涉内政”吗？！

硬要“大家庭”其他成员出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苏联国土上建设“大型联合企业”，是“国际主义”吗？如此等等。够了，事实证明，本书作者在书中描绘的“经互会”与现实生活中的“经互会”完全是两码事，“经互会”地地道道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工具。

（一）在“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推行新殖民主义。

苏修在“经互会”大肆鼓吹所谓的“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宣扬在“经互会”内，只有实行“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使各国的经济结构“互相适应”，才能保证“大家庭”成员的“经济全面接近”。而事实上，它同帝国主义的国际分工完全是一路货色，是资产阶级“比较成本说”的变种。六十年代以来，苏修新沙皇疯狂地推行对外扩张和掠夺政策。所谓“国际分工”，就是这种苏修的新殖民主义，也就是社会帝国主义的产物。苏修强迫它所控制的“经互会”国家，按照苏修的需要，改组本国的工农业生产机构，放弃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的权利。其结果是，一些原来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被迫成为苏修工业配件的附属加工厂。有些国家则在

所谓“满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的幌子下，被迫成为苏修的果菜园和畜牧场。新沙皇竭力把“经互会”其他国家的经济结构完全纳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轨道。显然，苏修鼓吹的所谓“国际分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殖民主义计划，是为了对“经互会”国家进行剥削、控制和掠夺，把这些国家牢牢地禁锢在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牢笼里，任意宰割。

为了加紧控制“经互会”其他成员国，在一九七一年举行的“经互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苏修又抛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经互会成员国的合作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的黑纲领。从七十年代起，苏修报刊连篇累牍地宣扬“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甚至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也亲自出马，说什么“经济一体化，这是我们的总方针”。

所谓“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就是强制“经互会”国家在十五年到二十年内分阶段实现生产、科技、外贸和货币金融的“一体化”，从过去的“个别一体化”过渡到“综合一体化”，最后达到以苏修为霸主的“经济一体化”。苏修领导集团在“经互会”内部推行“经济一体化”时，俨然以宗主国自居，而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看成是自己的附庸。他们公开要求其他成员国承认苏联在“经济上”的“主导作用”；他们反对其他成员国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和需要独立自主地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他们横蛮地规定，“那些缺乏足够资源的国家”去仰赖“另外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如苏联）的供给。这就实际上把这些国家变成苏修的殖民地。

列宁指出：“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

本又增加了争夺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841页)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就是循着这个资本帝国主义的轨道前进的，而且较之后者走得更远。

(二) 通过所谓“协调计划”使“经互会”国家变成苏修的经济附庸。

苏修控制“经互会”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所谓“协调计划”。苏修统治集团叫嚷，只有进行“协调”，“国际分工”才能“更深远、更有效”。他们无耻地公开歪曲马列主义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提出了建立所谓“国际比例关系”，别有用心地鼓吹“在各国国民经济生产部门发展中，国际比例关系将日益增长”，因此，各国的“生产总额和产品品种、国际转运量、投资和提供的信贷总额等指标，也就成为协调的对象。”他们通过“协调”计划，破坏“经互会”国家的经济计划，摧残这些国家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适应新沙皇掠夺的需要。这样“协调”的结果，一些“经互会”成员国被迫放弃传统的产品，关闭新建工厂，或者按苏修的需要改建了大批工厂，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苏修还借口“协调计划”，直接把苏修人员安插在某些成员国的经济部门，搞什么“对口联系”和“直接合作”，以达到全面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的目的。

苏修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实行“协调计划”是步步紧逼的。从“协调”年度计划到“协调”五年计划和远景规划，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双边协调”到“多边协

调”；从各成员国先制定本国计划然后进行“协调”到先进行“协调”然后制定本国计划；从“协调计划”到“联合计划”。

“协调计划”措施，好象是苏修套在所谓“兄弟国家”脖子上的一条绳索，一步步勒得更紧。

七十年代初，在苏修的操纵下，“经互会”会议又提出了“联合计划”、“共同投资”等“多边一体化措施”，以保证“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的实现。

在一九七五年六月举行的“经互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在苏修的一手操纵下又端出了一个《经互会成员国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多边一体化措施协调草案》，要东欧成员国根据这个草案修订自己的新五年计划。所谓“多边一体化措施”，说穿了，就是要这些“兄弟国家”出钱、出人、提供机器设备，在苏联境内“共同建设”大型的“联合工程”。然而苏修竟恬不知耻地吹嘘这个协调草案的制定是什么“合作中的新现象”、“新阶段”。苏修喉舌《真理报》曾吹嘘“多边一体化措施协调五年计划”是什么“联合计划活动方面的崭新的、更高的合作形式”。苏修的这些伪善辞藻是经不住严峻的现实考验的。这决不是什么“新现象”、“新阶段”，而是苏修用来使“大家庭”其他成员变为自己经济附庸的新手段。

（三）以“科技合作”为名，在科技领域实现“一体化”，迫使“经互会”其他国家为苏修的科技发展效劳。

“经互会”国家之间的所谓“科技合作”，在苏修控制和剥削“大家庭”其他成员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科技领域的“合作”也是“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九六二年，“经互会”专门设立了一个“科学技术研究协调常设委员会”，作为“协调”“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科技合作”的机构。自七十年代初《经济一体化综合纲要》出笼后，“经互会”会议特别强调实现科技领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将“科学技术研究协调常设委员会”改组为“科技合作委员会”。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国际科技情报中心”。据一九七四年底经互会“科技合作委员会”报道，在“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科技合作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发展。到目前为止，除了上述机构之外，进行“科技合作”的组织还有四十三个协调中心、一个国际实验室、三个国际研究所、两个国际学者团体和其他多边合作组织。足见“经互会”对所谓“科技合作”是多么的重视！

苏修在科技领域控制“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交换科技资料和产品样品；二、通过“协调”科研计划和建立科技协调中心，把“兄弟国家”的科研纳入苏修科研计划的轨道；三、建立“国际科技组织”和“互派专家”。

苏修通过上述各种形式的“科技合作”，迫使“大家庭”成员为它的科技发展效劳。苏修在“科技合作”的幌子下，把巨额科研费用转嫁到其他成员国的身上，而腾出大部分科研费用用于军事生产，为扩充军备和研制新式武器服务，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据苏修经济学家显然缩小了的估计，苏修从所谓“科技合作”中使自己至少节省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科研费用，到一九八〇年节省的这部分费用将达九十到一百一十亿卢布。不仅如此，苏修在“科技合作”的掩盖

下，还有达到它的偷窃他国科技情报、测绘军事设施等政治军事目的的狼子野心。

(四) 通过对外贸易对“经互会”国家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

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从它篡权之日起就一直通过对外贸易这条渠道，对“大家庭”里的“伙伴们”进行残酷剥削和惊人的掠夺。

苏修同“经互会”国家的相互贸易在苏联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苏修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在苏联的对外贸易总额中均占一半以上。其中仅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的贸易，即占苏修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

苏修利用它在“经互会”国家外贸联系中的优势地位，把这些国家变成倾销苏联商品的市场和进口指定商品的供应地。据统计，近年来，苏联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一半以上是倾销到这些国家；而苏联进口的机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日用消费品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经互会”成员国。在同“经互会”成员国进行贸易时，苏修蛮横地迫使这些国家尽可能敞开国内市场，以便推销次品，而从人家那里勒索的商品却百般挑剔。同时，他们还通过贵卖贱买、不等价交换等手段，从这些国家巧取豪夺，牟取暴利。本来，一九五八年“经互会”会议曾规定成员国相互贸易价格，五年基本不变。近年来，石油国际市场价格猛涨，苏修一再提出修订石油价格，并且在一九七五年春天召开的“经互会”执委会会议上，强行通过决定，将五年作价的原则改为一年作价，同

时将原油出口价格提高一点三倍。按此价格计算，“经互会”五个东欧成员国一九七五年仅石油一项就多付给苏修十三亿五千万卢布。据报道，一九七六年苏联石油价格比一九七五年又提高了百分之八，仅匈牙利一国就又要多付给苏修一千九百五十万卢布。

苏修同“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对后者也是十分不利的。近几年来，东欧国家的对苏贸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顺差，古巴和蒙古的对苏贸易则长期是逆差。不管是顺差还是逆差的这种对苏收支状况，对“经互会”国家都是不利的。东欧各国的对苏贸易虽有顺差，但是拿不到现汇，只能购买苏联商品，古巴、蒙古对苏贸易出现的长期逆差，平衡贸易收支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增加对苏出口，二是把贸易差额转为苏修贷款或者向“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告贷。这样苏修可以得到双层“好处”：既推销了滞销商品，又可以得到贷款利息。

无数事实表明，苏修所吹嘘的“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什么“新型”的贸易关系，正是莫斯科新沙皇对“经互会”国家掠夺和剥削的关系。

（五）通过在“经互会”范围内建立一系列超国家组织，加强对“经互会”国家经济命脉的全面控制。

苏修所操纵的“经互会”执行的是一条弱肉强食的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路线。为了实现这条路线，在“经互会”范围内建立了并继续建立与其相适应的组织机构。

到目前为止，“经互会”建立了二十二个部门常设委员会和六个会议（与部门常设委员会平行）。从常设委员会的名

称就可以看出，苏修通过这些委员会把“经互会”国家国民经济几乎一切部门都控制起来。从六十年代起，特别是七十年代，在苏修的策划和操纵下，“经互会”又先后建立了许多超国家的“国际合作组织”，如“国际冶金工业合作组织”、“国际化学工业合作组织”、“国际原子能仪表公司”、“国际原子能发电设备公司”、“联合动力系统中央调度局”、“国际科技情报中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经济问题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国际投资银行”等将近三十个组织。通过这些超国家机构，苏修控制了“经互会”国家的工业、交通、科技、财政金融等重要经济部门和经济命脉。

从七十年代起，在“一体化”的口号下，还建立了一些“双边”合营的“联合公司”和“多边”合营的“国际经济联合公司”。这些组织不再是“协调”性质的，而是有关国家“共同经营”以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合股企业”。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在“经互会”范围内建立的这些“国际经济组织”，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不管是“双边”的还是“多边”的，不管股金中苏修所占的份额多少，尽管它们打着“经济核算”的幌子，尽管参加的各企业名义上还保持其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实际控制权却操在苏修手中，因此，实质上它们是西方跨国公司的苏修翻版。通过这些“跨国公司”，苏修直接把参加国有关工业部门的计划、科研、设计、试制、生产和销售等活动纳入自己的“一体化”和“专业化”的轨道。正因为如此，苏修对这种“联合企业”的“优越性”大肆宣扬，说什么这种包括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国际经济联合组织”是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最有前途”

的“新的合作形式”。胡说什么“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发展到国际化的特殊阶段”，“民族独立自主国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际所有制”。这些谬论是地地道道的新殖民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的混合物。

* * * *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条历史规律。随着苏修对“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控制、掠夺和剥削的加强，“经互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将日益激化。

多年来，“经互会”成员国对苏修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一直不满，要求摆脱苏修控制的“离心倾向”在不断增长。近年来，“经互会”会议和“经互会”各机构召开的会议上经常出现分歧和矛盾；东欧一些国家政府领导人和舆论界对苏修新沙皇的霸道行径表示不满和谴责的事例层出不穷。苏修叛徒集团口口声声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如何的“和睦”、“团结”、“一致”。这纯粹是自欺欺人。

恩格斯早已指出：“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9页）近几年来，苏修野心很大，到处伸手，但又内外交困，力不从心。苏修统治集团为了维持它的反动统治，对内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对外加紧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经互会”国家首当其冲。二十多年来，新沙皇加紧控制东欧国家和掠夺它们的财富，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不幸和痛苦。它已经激起这些国家的反抗和斗争。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当代

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以第三世界人民为主力军的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广大第三世界人民反对苏修霸权主义的斗争的深入与发展，“经互会”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和奴役的斗争将不断高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及其新殖民主义的工具——“经互会”终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国际贸易问题研究所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的客观条件和前提	(16)
第二章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宗旨和原则	(43)
第三章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机构	(68)
第四章 经济互助委员会同国际组织的合作	(92)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 客观基础	(102)
第六章 计划工作方面的合作	(125)
第七章 科学技术合作	(192)
第八章 国际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国际分工的最高 形式	(223)
第九章 经互会成员国的对外经济关系	(267)
第十章 货币金融和信贷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 重要因素	(321)
第十一章 经互会成员国合作的法律原则的完善	(348)
第十二章 现阶段经互会成员国的经济	(365)
结束语	(390)
经济互助委员会历届会议大事记	(396)
附 录：经济互助委员会第二十八届、第二十九届和 第三十届会议大事记	(408)

序 言

一九七四年，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成立的二十五周年。

经互会成立的经过及其活动阶段，是与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世界经济的整个发展过程紧密相联系的。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开创的历史进步的强有力的加速器。一系列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它现在拥有十二亿多人口，占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

社会主义国家在决定自己的政策时，是以下述列宁主义原理为依据的。第一，随着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在一切矛盾中，主要的和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第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以它们在建设新社会中的成就和它们的经济成果，对世界革命进程给予极大的影响。

同时，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国际主义合作，对革命进程的胜利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勃列日涅夫在谈到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时，曾经提出，“在目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极为密切的合作的必要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长了。我们现在需要团结、合作和